

晚上8点的阅读

——与大师的精神对话

洪烛／著

永恒的荷马●但丁：地狱营造者●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属于荷马和歌德的海伦●歌德与席勒●拜伦与雪莱●普希金的皇村●契诃夫的药方●波德莱尔：发烧的诗神●兰波：畸形之美的标本●从惠特曼到海明威●梭罗的瓦尔登湖●卡夫卡的病●里尔克的寻找●里尔克与罗丹●毕加索与阿波里奈●高尔基：我的文学父亲●鲁迅的赢与输●川端康成与日本的插花●蒲宁的节日●乡村之子叶赛宁●被误读的马雅可夫斯基●黯淡的时代闪光的人●只有一个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时代的债务●永远的流放者：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普拉斯：死亡艺术的祭品●博尔赫斯：为少数人而写作●马尔克斯的孤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文学家族●经典女人阿霞：关注月亮的女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上8点的阅读。

——与大师的精神对话

洪烛／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上8点的阅读：与大师的精神对话 / 洪烛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7

ISBN 7-5087-0781-8

I.晚... II.洪...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897 号

晚上8点的阅读

WANSHANG BADIAN DE YUEDU

著 者：洪烛

责任编辑：牟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邮购部：6606027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640mm × 940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30 千字 插图：150 幅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781-8/I · 205

定 价：19.00 元

作家们的先驱（代序）

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能影响后人，还能创造自己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用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博尔赫斯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他所谓的“创造”，带有重新塑造或再发现的涵义，而不是无中生有——那属于虚构了。为了加强说服力，他特意举了两个例子：霍桑和卡夫卡，以及马洛和莎士比亚。他说，在写于十九世纪初期的霍桑的短篇小说里发现写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卡夫卡的短篇小说的同样特色，这一奇怪的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卡夫卡的特色是由卡夫卡创造决定的——“《韦克菲尔德》预先展示了费朗茨·卡夫卡，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韦克菲尔德》的欣赏。”也就等于说：通过霍桑的小说，文学已提前进入卡夫卡的世界。但这并不能责怪卡夫卡本人的迟到，他只能属于二十世纪，属于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读者。早熟的霍桑，必须要耐心地等到卡夫卡诞生了，才可能像影子一样受到注意与重视。卡夫卡是了不起的，他的影子比他自身出现得还要早。更重要的是，影子必须通过他才能获得意义。至于十六世纪英国戏剧家马洛，虽然其剧本《马尔他岛的犹太人》和《爱德华二世》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理查二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充其量只能算“王室的奶妈”——为一个巨人的成长提供过养料，这已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了。“假如没有莎士比亚，马洛哪有响亮的名声？”这并不仅仅是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卡夫卡，他们的胜利，也改变了自己的先驱的命运——避免了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们在重复的路线上仅仅比其先驱多迈出了一步，正是这关键性的一步，决定了彼此的主次关系——而不是由时间的早晚来划分。他们的脱颖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似乎格外垂青姗姗来迟的巨人。但这是否也证明了：先驱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到极限——还有待后继者完成致命一击？

博尔赫斯很赞赏《神曲》中关于箭的比喻：但丁试图让读者感觉到离弦飞箭到达目标的速度，就说“箭中了目标，离了弦”，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以强调事情发生得多么神速。莎士比亚或卡夫卡，也是具有神速的，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先驱，而且改变了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他们击中了靶子，先驱才作为提供动力的弓弦得到肯定。否则只能被无情的历史所忽略。

那么，敢于冒险下这一结论的博尔赫斯，他本人的先驱是谁呢？在《柯尔律治之花》中，他坦然承认过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崇拜对象：“有人之所以小心翼翼地摹仿一个作家，是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把这个作家当成了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脱离他一分一毫便是脱离理性、脱离正统。许多年间，我也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曾经是卡莱尔、约翰尼斯·贝希尔、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林斯和狄更斯。”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摆脱甚至超越自己的先驱，才使“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理想成为可能。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但丁也是如此。他的先驱无疑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神曲》中，他甚至热情邀请维吉尔担任自己的向导，去探访那囚禁着荷马、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地狱。莫非，他早就盼望着能与维吉尔的灵魂会合？在诗中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辞：“你是公爵，你是先生，你是导师。”以表明彼此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伟大友情。博尔赫斯还发现了：“他表现的不是一般条件相反的搭档，而是一种血缘关系：但丁是维吉尔的孩子，但同时又高于后者，因为他自认为已经得到救赎。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祝福，也值得被祝福，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包括前人看见过的，和永远不可能看见的。他远远超越了维吉尔的经验。“当维吉尔对他说不能陪他走出炼狱时，他就已然认为对方将永远待在这‘黑暗城堡’了：那些因为未及听到基督的名字而永远处于愚昧状态的远古死者的巨大影子将永远陪伴着他。这就是维吉尔的可悲的基本形象，永远居住在‘黑暗城堡’，远离上帝的光耀。相反，但丁被允许有机会见到上帝，了悟宇宙。”

按照博尔赫斯的观点，但丁同样也创造了自己的先驱：“但丁传达给我们的维吉尔，具有双重性格。一个是《埃涅阿斯纪》或者《农事诗》的作者；另一个是更为亲切的维吉尔，来自但丁仁慈的诗句。”事实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但丁的《神曲》，维吉尔即使不会被后人遗忘，也将遭受岁月的磨损，面容

模糊。我们顶多只能通过其作品而想象他的存在，他的风采，所得的印象将是很有限的。但丁的《神曲》，则使维吉尔脱离了自己的时代而成为不朽的形象——哪怕他的诗稿全部佚失，诗人的身份也不至于被否认。他毕竟曾经荣幸地担任但丁的向导，协助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神曲》。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分享了但丁的光荣，并且将与《神曲》同在——哪怕只是作为伴奏的乐师。在诗的情节里，全靠维吉尔出面，但丁才结识了骄傲的尤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当然，为我们所记住的，已是另一个维吉尔了，彻底由但丁创造的维吉尔——如同其梦中的人物。真实的维吉尔早已化为云烟，对这一切永远无从知晓；他的另一半神秘的生活，注定将由一千多年后一位叫但丁的佛罗伦萨人来续接和塑造。真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作家可以创造自己的先驱——像一个关于时间的悖论。在这个艰难的命题中，但丁与维吉尔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但丁不仅重新唤醒沉睡在世人记忆角落的一位古老的诗人，而且确实是创造了另一个维吉尔——焕然一新的维吉尔。许多人甚至会认为后者更接近于真实。维吉尔，因为但丁而复活了，并且不再死去。被各个时代、不同种族的读者反复翻阅的《神曲》，里面永远巡迴着维吉尔充满活力的身影。维吉尔，创造过自己的经典，同时又成为别人的经典里的人物——拥有双倍的荣耀。他的双重身份：既是独立的作家，又是但丁所创造的先驱。“在但丁的作品中，人物的一生被浓缩在一两个三行诗里，并因此而获得了永生。他们永生于一个字，一句诗，仅此足矣。因为他们是《神曲》的一部分。他们将继续存活、更新于人们的记忆和想象。”（博尔赫斯语）更何况维吉尔呢。但丁在臆想的地狱里拜访了许多死去的大师——除了维吉尔之外，还有荷马、柏拉图、贺拉斯、奥维德等等，这等于是检阅了自己的所有先驱——同时也给他们注入新的活力。在但丁之前的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阙神曲吧——那些先驱即使尚未跻身于神的行列，但确实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半神”。但丁通过《神曲》而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了。在这项艺术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但丁尚是无名小卒，时常会下意识地仰望着傲慢的前辈——“但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们。梦境如此紧凑、如此生动，以致做梦人在梦中感到，他可能会遭到轻视，因为他尚未写完《神曲》，他谁都不是（而梦中的声音正是由他赋予的，梦中的状态也是由他营造的）。”（博尔赫斯语）当这部巨制像圣殿

一样竣工之时，但丁已无愧于自己的先驱了，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越了他们。博尔赫斯认为《神曲》是所有文学的顶峰，是一本所有人都不可不读的书，而但丁在书中的影子，是文学史上堪称第一的生动的形象。但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谱写《神曲》，而使自己成为新的“半神”——他沿着文学的山脉行走，越过一系列高峰而成为最高峰。在但丁之后的文学史，仍然充满了类似的例子。莎士比亚、卡夫卡，乃至提出“作家创造自己的先驱”这一观点的博尔赫斯本人，身上都有但丁的影子，潜意识里恐怕都把但丁视为有待跨越的先驱——只是，但丁这座山太高了，《神曲》里的世界几乎已包罗万象，谁还能制造出地狱、净界、天堂之外的第四重境界呢？能够不成为但丁的附庸，已经算是难得的胜利了。幸好，他们还都做到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裁判：他们是否已经接近或超过但丁所垄断的高度了。但至少，他们已努力摆脱了但丁的影响，但丁的统治。但丁作为古典文学的巅峰，令后世的作家们肃然起敬——这只是广义上的先驱。狭义的先驱的概念则意味着：他将对后继者造成或明显或隐晦的影响——哪怕后继者将比他更为强大。一个作家，可以突破自己的先驱既定的模式，甚至逐步削除这种遗传的痕迹，但他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先驱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恰恰相反，他面对的先驱常常不是一个，而是诸多的形象。没有必要避讳这一点——那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他其实完全可以给自己的先驱增添额外的荣誉。

作家拥有自己的先驱并不是耻辱。没有先驱的作家反而是不存在的——除了荷马。他被公认为人类的第一个大诗人。但谁敢肯定：在荷马之前，就没有佚失了姓名也佚失了作品的先驱？谁敢肯定荷马的史诗不曾受过任何人的影响，而纯粹属于他个人的功劳？

卡夫卡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杰。博尔赫斯也曾经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反复揣摩他的作品之后又改变了看法，觉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认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除了前面提及的霍桑之外，他还有着更多的先驱——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恺郭尔，甚至包括中国的韩愈。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博尔赫斯强调：“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

在。罗伯特·布朗宁的诗篇《疑虑》预言了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时明显地偏离了阅读那首诗时的感受。当时的布朗宁和我们现在所读的不一樣。”可见先驱多多少少带有预言家的性质，为新的大师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与征兆。“在文学批评的词汇里，‘先驱者’一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尽量剔除有关论争和文人相轻的联想。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而寻找到的先驱常常比早期无知状态的自我更容易导致作家产生质的飞跃，“写作《观察》的初期的卡夫卡并不比布朗宁或者邓萨尼勋爵更能影响写作阴森的神话和荒诞制度的卡夫卡。”

那么，卡夫卡又将成为谁的前驱呢？谁能够给卡夫卡锦上添花——并且最终超越这位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小说家？那个人或许还没有到来，但终将出现。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如同那些先驱，也在下意识地期盼着各自的后继者。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就是美的循环、美的繁衍，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格局或秩序。而演变与超越（秩序的不断被打破），恰恰是这种秩序的特征亦是其魅力之所在——仿佛从另一个意义上证明了灵魂的不灭。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一群承担着特殊使命的竞走者。

目录 content

001

晚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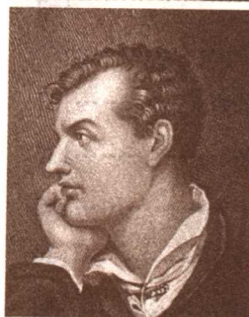
8

点

的

阅

读



作家们的先驱（代序）·····	001
永恒的荷马·····	001
但丁：地狱营造者·····	010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	013
塞万提斯与堂吉珂德·····	015
属于荷马和歌德的海伦·····	019
歌德与席勒·····	024
荷尔德林·····	028
拜伦与雪莱·····	032
普希金的皇村·····	037
契诃夫的药方·····	043
波德莱尔：发烧的诗神·····	046
兰波：畸形之美的标本·····	049
从惠特曼到海明威·····	052
梭罗的瓦尔登湖·····	059
卡夫卡的病·····	062
里尔克的寻找·····	069
毕加索与阿波里奈·····	081
高尔基：我的文学父亲·····	089

目录 content

晚

上

8

点

的

阅

读



鲁迅的赢与输·····	095
川端康成与日本的插花·····	103
蒲宁的节日·····	107
乡村之子叶赛宁·····	109
被误读的马雅可夫斯基·····	112
爱伦堡：黯淡的时代闪光的人·····	122
只有一个茨维塔耶娃·····	124
帕斯捷尔纳克：时代的债务·····	129
永远的流放者：曼德尔施塔姆·····	131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136
普拉斯：死亡艺术的祭品·····	142
博尔赫斯：为少数人而写作·····	149
马尔克斯的孤独·····	154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157
杜拉斯·····	161
文学家族·····	164
为未来而写作·····	168
经典女人·····	172
诗人们对我的影响(代后记)·····	180

永恒的荷马

荷马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这并不奇怪，古希腊时期是一个造神的时代，也是神最有威信的时代，所以荷马堪称最具备神性的诗人，他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本身就是最古老的神话——以原始的文学技法描绘了神的家庭、神的性格、神的分工、神与神的矛盾以及神与它所庇护的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劳动、消费、政治、情欲、战争与和平)，仿佛是在神的影子下进行的——神的意志造就了种种的戏剧性。荷马虽然是个盲诗人，却成了这一人神共娱的活动的惟一的目击者——并且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神在人类身上的投影。他无形中使自己成为神的代言人，宣判着人类的往事。即使几千年后，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位缺席的神来看待——一位平民化的诗神。而荷马史诗，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堪称传统中的传统了。在人类以公元纪年之前约八百五十年左右，荷马就诞生了，带着他那混浊的瞳孔和清醒的心灵。如果说荷马史诗开欧洲文学之先河，他本人该算是文学史上第一尊神了——或者说，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可惜他并未过着神一样荣耀的生活——他仿佛被贬谪到人间，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中。他在现实中的身份似应叫乞丐，一个来历不明的乞丐：生前一直挟着七弦琴在古希腊众多的集镇里卖唱乞讨、四处流浪。以至后来希腊的七座城市都说自己是他的家乡，争抢着追认这位当年的乞丐为乡亲。近代有位作家讽刺这幕闹剧：“七大名城抢得了死荷马就心满意足，可是荷马当年在这七大城里流浪行乞。”荷



荷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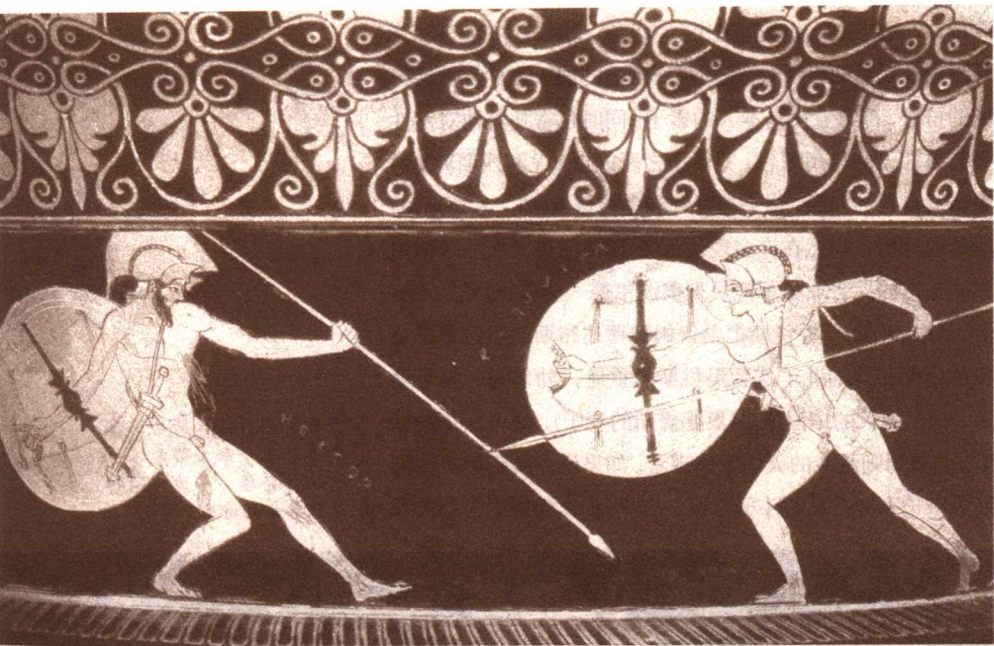
马因为饥饿而沿街乞讨，但乞讨的最终结果是喂养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千金难买、倾国倾城的辉煌史诗。饥饿艺术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绝迹，莫非因为人类最早的一位诗人就是以饥寒交迫的面貌出现的，而延续为一种必然的规律？我眼前挥掸不开荷马在路人唾弃中持杖流浪的背影，他衰颓的手掌捧着粗糙残缺的饭碗，向世界乞讨善良、友爱和公正，他瞎了的眼睛向上帝索取光明……也许世界只给予他一个铜板，作为报答，他却把艺术的灵光慷慨地施舍给整个世界。如果根据传说来猜测，人类的第一座村庄是伊甸园（只有两位村民，亚当与夏娃）。那么我们不妨设想：第一座著名的城市是特洛伊——它因为荷马史诗而流芳百世。荷马注定为歌颂一座城市而诞生——这人类的第一位诗人，描述了最古老的一场战争（大约发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坐落于爱琴海边的特洛伊（被史学家称为小亚细亚沿岸古文明的最后一个大商业中心点），与爱情有关，也与战争有关。这座城市美丽的的女主人叫海伦。为美而宣战，兵临城下，直至玉碎宫倾——《伊利亚特》是最古老的城市传记，或城市史诗。被争抢的美女海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却拯救了荷马的灵感——金碧辉煌的史诗，就是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跟后来的庞贝城一样，特洛伊也是火山的牺牲品——只不过这座火山是以爱情命名的。因爱情引起的战争，简直带有圣战的性质：海伦是无辜的，特洛伊是无辜的，双方的死难将士是无辜的。盲诗人荷马是惟一的受益者。特洛伊的厄运却给他带来了幸运：他的人生与创作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围绕着这惟一的美女，他塑了众多的英雄——美女加英雄的世界，由此而成为人类的理想。一个乞丐的名字，将载入史册。荷马是有缺陷的神——一个双目失明的神，可是他却创造出完美的人物和完美的作品。至少可以说，他比常人有着更为丰富的想像力。他用沿途敲打的手杖，帮助我们恢复了对远古事物的记忆。这个清贫的神，却是记忆的富翁。他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大师。甚至歌德的《浮士德》，都虚拟了浮士德与古希腊的绝代佳人海伦结婚——以象征作者本人所憧憬的“德意志精神文化与古典文化之融合”。如果说海伦被视为希腊文化艺术的象征，那么荷马本人，则更是那段古老文明的守护神。

可以说，荷马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就像《伊利亚特》里的海伦曾经蛊惑过歌德所塑造的浮士德，《奥德赛》里那位冒险倾听过海妖塞壬歌声的古希腊

英雄，又经过变形出现在现代文学大师乔伊斯的笔下。不管是海伦还是奥德修斯，都是荷马所创造的属于美学与神话领域的符号，都有着荷马本人的影子。同时也寄托着他对女性美与男性美的最高理想。乔伊斯之所以用《尤利西斯》为题来撰写自己的作品，似乎在强调和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颠簸的经历，仍然在许多现代人(譬如他的主人公——都柏林某报馆的广告业务承揽员列奥波尔德·勃鲁姆)身上重复着。有人分析：“乔伊斯把勃鲁姆和德达路斯的邂逅看成是奥德修斯和他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的重逢，勃鲁姆的妻子莫莱，这个现代的珀涅罗珀(奥德修斯的妻子)，是个淫荡的标本。勃鲁姆则是人的天性的体现者。如果说古希腊的奥德修斯为维护家庭关系的斗争取得了成果，那么勃鲁姆夫妇关系

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正在爱奥尼亚一条大路旁，一边演奏竖琴，一边吟颂特洛伊英雄的诗史





荷马的《伊利亚特》诗，高潮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决战

则体现着现代家庭纽带的断裂，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崩溃。”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尤利西斯不仅遇见新的问题，而且不可阻挠地陷入新的窘境。只不过他在海上漂流十年方得回家的传奇，已浓缩在都柏林人勃鲁姆在1904年6月16日(他的生日)那一天整天混乱无序的生活里了。乔伊斯借用勃鲁姆这一天荒诞的经历，来象征人类发展的历史。用瞬间来表现永恒——这是乔伊斯的魄力。有趣的是，他写作《尤利西斯》也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自1914年至1921年)，不知这算是奥德修斯那跨度长达十年的精神流浪的重复呢，还是其延续？我想，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肯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奥德修斯的艰辛——他的孤独，他的空虚，他的期待与他的绝望，而这种种感觉，包括悲悯与怜恤，绝对也在荷马的内心发生过、翻卷过。乔伊斯下意识地成为了荷马的替身。但说实话，我更乐意把这一切想像为荷马的复活。

奥德修斯形象，从荷马的诗篇里转移到乔伊斯的小说中——他那构成古希腊神话极重要的一部分的长途旅行，又借助于乔伊斯的笔而持续着，而延长了。当然这首先要感谢荷马，这史前的老诗人，堪称是最古老的预言家——估计他早预感到奥德修斯将有无数的后代（他的痛苦与寂寞是会遗传的），正如自己也会有众多的传人。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旅行家（而且他经历的是还乡的旅行）。然后才有了《神曲》里的但丁、浮士德、堂吉珂德、马可·波罗与徐霞客。我把荷马的这一部名著看作古典主义的游记。然而到了乔伊斯塑造的勃鲁姆身上，旅行家的身份变得可疑了，他一日之内在都柏林大街小巷经历的旅行，也变得荒诞不经了。

《尤利西斯》里有一句人物的独白：“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想要从中醒过来。”说得多么沮丧，但也确实精彩。它令我联想到了《奥德赛》里的名言：“神祇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终于，出现了拒绝歌唱而渴望苏醒的对人类历史持不合作态度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利西斯》不是对荷马史诗的模仿，而是对它的超越。

也许，荷马只是间接地影响了小说家乔伊斯，《奥德赛》为《尤利西斯》的诞生提供了古老的跳板和崭新的契机——这种影响只能算是文本之间的，但他还以其文风与人格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诗人，譬如博尔赫斯，譬如曼德尔施塔姆。所以我才敢于说：荷马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而且，相信这位老诗人还会继续活下去。

博尔赫斯专门写过一篇《诗人》，来赞美荷马，他想像中的荷马如同一位手持长矛、披着兽皮的猎人。尤其当他于56岁失明以后，对盲诗人荷马就感到更为亲近了，并且寄希望于彼此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与感应。一位二十世纪的盲诗人，以一位史前的盲诗人作为榜样——或许这就是宿命？在摘取桂冠的同时又失去了眼睛，仿佛是在支付必要的代价。博尔赫斯，在重复荷马的悲剧之余，也把荷马作为隐形的伴侣，作为精神的慰藉与力量的源泉。在博尔赫斯混浊的瞳孔里，荷马的形象反而显现得比其他入眼中的更为清晰，更为逼真。

至于曼德尔施塔姆，虽然没像博尔赫斯那样——从生理上体会到荷马的悲怆，但是他从心理上继承了荷马的痛苦。所以他从来就没觉得荷马离自己很遥远，而且古希腊的主题与形象经常会出于神意般地闪现在他的诗篇中——仿佛

他也亲眼目睹了荷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与环境。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写于1915年的一首诗了：

失眠的症状。荷马。还有满鼓的风帆。
我已将那些舰船的名册读到了半中：
这长长的队列，这仙鹤的列车，
它们曾经腾升在古代希腊的上空。

就像楔形的鹤阵嵌入异乡的疆界，
皇帝们的脑袋顶着一朵神圣的浪花，
你们游向何方？希腊的男子汉们，
若是没有海伦，你们干吗要特洛亚？

大海，荷马，一切都依靠爱的驱动。
我该倾听谁人？荷马却在沉默。
黑色的海洋滔滔不绝，喧嚣不止，
它正带着深重的轰鸣走近床头。

与其说是曼德尔施塔姆梦见了荷马，莫如说是荷马径自走进了年轻诗人的心灵——同时携带来博大的背景。在曼德尔施塔姆眼中，荷马俨然是自己所钟爱的古希腊文明的代言人或主宰者。只要古希腊的精神还在闪耀，那么老荷马就不会死去。于是在另一首《黄鹂在林中拉长元音》诗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式：

自然一年一度
沐浴着荷马韵律的长度。
犹如白昼吹奏出的停顿……

在俄罗斯同时代诗人中，恐怕惟独曼德尔施塔姆终生都保持着和荷马的心灵感应——因为他的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属于荷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难怪布罗茨基要以“文明的孩子”来形容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察觉到他偏爱采用

荷马所创造的那种不用尾韵、节奏感强烈、便于朗诵或歌咏的六音步诗体：“曼德尔施塔姆在处理时间主题时，几乎每一次都求助于一种充满大的休止的诗体，这种诗体无论是节奏还是内容，都会让人想到六音步诗体……而且总有一些对荷马史诗的释义或直接引用。作为一个规律，这类诗总被放置在海边的某个地方，时间是夏末，这个时、空间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场景。这部分地是因为，俄国诗歌传统地将克里米亚和黑海视为惟一与希腊世界相近似的地方，塔乌里达和蓬特斯·尤克斯伊努斯等地也就曾是希腊世界的近邻。”

曼德尔施塔姆确实是文明的孩子，是古希腊文明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大地孕育的一个孩子——他在野蛮的体制内和粗暴的干涉下，却不断向被阻绝的古老文明靠拢。如果没有荷马的话，他一出生将注定是孤儿。所以，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许多诗人而言，荷马都堪称精神上的家长。这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也未改变。直到二十世纪，还有诸多失散了的“文明的孩子”，将荷马尊为诗歌的父亲——抑或，等待他来认领。

荷马，人类的第一诗人，具有最持久的生命，和最强大的繁殖能力。

与曼德尔施塔姆同属阿克梅派代表人物的古米廖夫，心中也有一个荷马：“除了元音、辅音、诗行间的停顿和扬扬格，以及与之相称的内容，荷马什么都不关心，他只愿使自己的六音步扬抑抑格完美。如果小伙子们听了他的歌就不思建立战斗功勋，姑娘们听了他的歌后那迷蒙的眼神并没有增加世界的美丽，那么他恐怕不会认为自己是优秀



阿提卡红陶酒瓶，比兹里给它的命名为“画猪人”